

应国斌 著



杜修经访谈录

中国言实出版社

封面题签：周用金

封面画像：熊长青

装帧设计：曾杰 胡小飞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征途发扬井冈山精神
永无产阶级革命先辈
样列建功业

ISBN 7-81108-050-8



9 787811 080506 >

ISBN7-80128-658-8

定价：38.00元

应国斌 著



杜修经访谈录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修经访谈录/应国斌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12

(21世纪学术文库)

ISBN7-80128-658-8

I.杜…

II.应…

III.人物传记-杜修经-访谈录

IV. C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2501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编:100101

电话:64924716(发行部) 64928661(编辑部)

网址:www.zgyschs.cn

E-mail: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大明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毫米 1/32 14印张 插页9

字 数 314千字

定 价 38.00元



2004年7月初,杜修经与应国斌亲切交谈

杜修经访谈录

DU XIU JING FANG TAN LU



1987年12月25日,蹇先任(左二)在常德看望杜修经



20世纪90年代杨第甫(左一)在常德看望杜修经

杜修经访谈录

DU XIU JING FANG TAN LU



原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卓康宁在常德视察工作时看望杜修
经同志



2001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院长朱有志离常德赴任前，
专程看望杜修经



2004年重阳节，湖南文理学院
党委书记杨万柱祝杜老健康长寿

杜修经访谈录

DU XIU JING FANG TAN LU



杜修经回忆井冈山斗争(1998年)



1999年夏,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要求撰写的《杜修经》初稿打印后,作者送杜老审阅

时任湖南省委观察员的杜修经(中右二)及夫人(右三)与弟弟杜修心夫妇(后排左三、左二)和两家子女合影



1995年杜修经(右二)与弟弟杜修心(左二)及弟媳、侄儿重游石门县商溪河



杜修经及女儿杜方黎(后排左三)、女婿戴成森(后排左二)与采访人员合影(左一为曾群、右二为应国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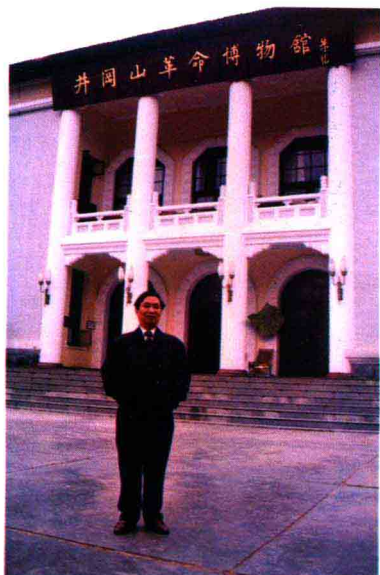


杜修经访谈录

DU XIU JING FANG TAN LU



1986年7月,杜修经偕夫人重游井冈山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陈列杜修经1928年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影印放大件和1986年重游井冈山时的题词



杜修经重游井冈山时题词,现勒碑立于井冈山烈士陵园碑林



罗廉余摄于1990年夏。1927年“马日事变”后，罗廉余护送杜修经撤离华容县



1990年回广东乐昌定居的龚楚。龚楚曾任红四军二十九团党代表，“八月失败”后随杜修经参加湘南特委



杜修经在“云干班”的学友刘定宪（左二）、文振亚（左三）、韩绍武（左四）



杜修经在“文抗会”的同事，余书丹（左二）、侯祥麟（左三）、陈纯熙（左四）、沈容（左五）、李普（左六）。左一为侯祥麟的夫人李秀珍

杜修经访谈录

DU XIU JING FANG TAN LU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1998 年 12 月 23 日至 28 日,应国斌和曾群在湖南省资兴市 (图 1)、汝城县 (图 2)、桂东县 (图 4) 和江西省大余县 (图 3) 党史部门征集杜修经革命活动资料



历史就是“历”“史”

——序应国斌同志《杜修经访谈录》

朱 有 志

一、“历”“史”引来“任务”

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历史性的事情都会产生历史的效应——

昨天上午,我正主持召工院党组会议,突然,办公室同志说,“常德有人找!”其时,也恰好一个问题刚研究完,我示意“休息”一下,就出来接待客人。客人自我介绍,“我是常德市党史委的应国斌”!凭着曾有一面之交的历史记忆,我随口笑着说出“您就是研究杜老的那位市党史委应国斌主任?!”国斌同志有着历史工作者那固有的深沉,对我的微笑接待并没有微笑以报,只是紧接着严肃地说“我写了一本《杜修经访谈录》,请你写个序言。”这下,我也跟着严肃起来,“给写杜老的书写序言?!我合适吗?”言下之意是“我够格么?!”国斌同志同时是一位善于抓住事物关键要素的学者:“你在常德师范学院当过院长!”按事物的内在逻辑,我估计他还会说:“你现在又是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他还没说出来时,我就抢先说了“前天,我还和李达轩院长说了,杜老上百岁时,一定邀我去祝贺,达轩院长爽快地答应了!”兴许,他从我对杜老

非常敬重的态度中看出了我对杜老有着深厚的感情,于是“强硬”起来了:“书很快就要出版,请你快一点给写出来!”说完后,就将与她联系的电话号码写在书的清样上。

感情影响立场,立场决定态度——

在没有我明确表态的简短交流中,“任务”就这样在半推半就中“接”了下来!

行文至此,我不禁窃然一笑!

笑我自己对革命事业和革命老人的深厚情感的感情的潮水,冲破了因资历和学力所内在规定的该把自己摆到该摆的位置的理性的堤岸!

二、历史不是传说

由情感所生发的激情和由理智所规定的理性之整合效用使然,像今天我排开所有原已安排的“任务”而静下来写这篇“序言”一样,昨天晚上我就排开了一切别的“任务”在办公室里读书稿,12点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又继续读,一直到今日凌晨3点21分才将书稿初读了一遍,随之,又将杜老的生日考证,三次入党、四上井冈山等重要事件的时间及相关内容作了笔记,并且,还将书中两次提到“社会科学院”的内容也作了笔录:

一是“杜修经文稿”中《关于湘西特委及各县组织状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注释。在说明资料取自1986年5月中共常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印的《沅澧洪波》后,载道:“原编者在文章结尾处注‘抄自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二是第一章《走出大山》中,杜老谈到“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卓炯与我是同班同学”,脚注中写道:“1986年提出著名的两个不等式,即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卓炯同志,“1979年后,担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

阅读正文的同时还喜欢查寻“注释”，也许只能说是个人的“职业习惯”使然。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注释”呢？

那么，“喜欢”就只能是只有主体而没有客体的“喜欢”，而作为没有“喜欢”的客体的主体的我，在阅读历史性著作时，纵或是有对于直接性客体的真实性的理性审美的愉悦，也难以具有对间接性“客体”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完满性的理性美感。

当然，这仍然只是从“社会科学院”的“字眼”上生发出的个体认知，从全书看来，我还“读出”了应国斌同志集聚在书中的如下优秀品质——

一是热爱党的事业的深情。这年头，一些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有自我，少有别人；多有家人，少有众人；多有个体，少有社会；多有个人，少有组织。有的喜欢在书前书后写上“感谢”、“献给”的字样，诸如“感谢”“献给”父母、老师、兄妹、妻儿……我以为，“感谢”“献给”这些人都是应该的，但对这些人的效用起整合作用的究竟是谁呢？如果不是“立足点”或“抽象力”的差异的缘故，在今天的中国，理应看到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明确地说，还理应看到共产党的内在的规定性的整合作用，直白地说，在“感谢”和“献给”家人与师友的同时不应忘记“感谢”和“献给”党！我想，做到这一点，除了“抽象力”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外，还需要由政治立足点所规定的对党的感情有相当的深度。由于写作体裁等原由，国斌同志在书中虽然没有直白地表达对党的感情，但从“访谈”问话那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中，从“访谈”对历史事实的辨析和考证中不难看出，国斌同志热爱党和党的事业，对党和党的事业满怀深情。

二是挚爱学者生活的浓情。时下，有些人醉心为头衔攻学位，为学位写文章；为金钱作课题，为课题跑关系；作品越来越多，精品越来越少；著作越来越多，名作越来越少。因此，人们慢慢地

对学术腐败、学术垃圾、学术浮躁警惕起来。读了国斌同志的这本书,我觉得国斌同志很有作为传统文人的特有素养、特有精神和特殊气质。据电话告知,在1998年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南昌会议上,该会将杜老列入中共党史人物卷,并委托国斌同志写《杜修经传》。

此后,历经八个年头,写出这部著作,从那精炼的文字、朴实语言和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反复推敲的史料和前后一贯的事例中看得出来,他确是一个勇于钻研、甘于寂寞、安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学者。时当今日,诚属难得!试想,若没有对学者生活的挚爱、没有对学者生活的浓情,能做得到么?!

三是钟爱历史原貌的真情。用台湾学者叶圣诚和叶立诚在《调研方法与调研报告》(Research Methods & Report Forms)(参见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中的话说,历史学不是“规范性的社会科学”(normative social sciences)也不是“分析性的社会科学”(analytical social sciences)而是“记载性的社会科学”,其“主要职能,便是记载和整理”。无疑,这种“记载和整理”不是想像、不是拼凑;不能胡编、不能瞎说;不可把传言当事实,不可用猜测增篇幅。一句话,历史就是“历”“史”!人类的历史,应是人们所经“历”过的“史”料的有机整合。写到这里,我不免有些汗颜——

那是我在湖南文理学院更名前的原常德师范学院任院长时,听人们“传说”,杜老是当年“代表中共湖南省委撤销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一切职务”的老同志,并说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对此,我还特地考查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其著作的第一卷中确有三处点到杜老的名字,且说杜老是机械地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还听学校的同志说杜老一般不谈这段历史,别人也不好意思问他老人家这段历史,我作为新任院长也就更不便在这个问题

上“穷根究底”了。于是乎,就以此为“据”,相信了上述传言。好在我不是作历史研究和写历史著作的,否则就贻笑大方了。

但是,由于我作为院长有宣传常德师范学院的特殊使命,我曾据这“传言”编了一个广告性的“段子”,又因这“段子”是在已经流传很广的人家编的“段子”基础上打破“时”“空”差异性的“创造”,故在“段子”的“逻辑”里,这个“段子”的“广告效应”是:常德师范学院的教育质量比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育质量还高。因而这“段子”还被一位高级领导叫做“湖南第一号牛皮”。加之,我接触的人多,这个“段子”在省内乃至国内口头流传面不窄,比起有些胡编的实际上无人看的书在客观内容上“流毒”更广。读了国斌同志的书后,我发现,这个“段子”固然有其作为“段子”的“幽默”特征所规定的在其内容上可“允许”或“容忍”的时空上的穿凿性。也就是说,非客观的时空穿凿是“段子”构成中可以“谅解”的“错误”,但其作为编造“段子”的事实前提的错误是须更正的——

当年,杜老并没有“代表中共湖南省委撤销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一切职务”,事实是,国斌同志在本书“八月失败”这一章中,在对史料作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明确记载:杜老第四次上井冈山带上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决议和信,其主要精神是:“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毛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参加特委;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这就是说,因为决定——尽管这决定也如当年二十刚出头的杜老在第四次到井冈山时,就发现并在会上也说了是与发展了的形势不适应的决定,但毕竟是后来又在“偶然”因素的作用下起了